

大师智慧书系

THE MASTER'S
INTELLIGENT
SERIES
大师谈生活

孙葳◎编著

在大师的文字中体验艺术之美 从大师的思想中体悟生命力量
聆听大师的声音 感受大师的情怀

近距离感悟恒久流传的人类的智慧



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大师智慧书系

大师谈生活

THE MASTER'S
INTELLIGENT SERIES

孙葳 / 编著



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师谈生活 / 孙葳 编著. — 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11.4
(大师智慧书系)

ISBN 978-7-5387-3563-5

I. ①大... II. ①孙... III. ①散文集—世界 IV. ①I1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054931号

出品人 陈 琛
选题策划 朱凤媛
责任编辑 苗欣宇 田 野
装帧设计 孙 偃
排版制作 陈 萍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

本书所有文字、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

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

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、电子、影印、缩拍、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

进行复制和转载, 违者必究

大师谈生活

孙葳 编著

出版发行 /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址 /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/ 130011

总编办 / 0431-86012927 发行科 / 0431-86012939

网址 / www.shidaichina.com

印刷 / 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

开本 / 710×1000毫米 1/16 字数 / 235千字 印张 / 15

版次 / 2012年1月第1版 印次 /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/ 20.0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培根	谈父母与子女 / 001
斯威夫特	育婴刍议 / 003
	《婢仆须知》总则 / 010
富兰克林	哨子 / 017
	致艾尔维修斯太太 / 019
卢梭	如果我是富豪 / 021
哥尔德斯密斯	乡间晚会 / 023
欧·亨利	爱的磨难 / 027
歌德	外祖父 / 031
贝多芬	海利根施苔特遗嘱 / 035
兰姆	梦中的孩子 / 039
	兰姆书简四通 / 043
梭罗	我生活的地方，我人生的目的 / 051
	无论你的生活如何卑微 / 054

屠格涅夫	素菜汤 / 057
	玫瑰 / 058
	相遇 / 060
	白鸽 / 061
	多么美丽，多么鲜艳的玫瑰花呀…… / 063
拉斯金	真正的家 / 065
托尔斯泰	回忆录·我的父亲 / 067
勃特勒	在期破场徘徊 / 073
马克·吐温	婴儿 / 085
法朗士	一个孩子的宴会 / 089
	送你一朵玫瑰花 / 091
巴甫洛夫	坚定的人创造生活 / 093
肖班	一小时的故事 / 097
萧伯纳	留住这道风景 / 101
	两位女士的肖像 / 104
	童年岁月 / 105
	被我们遗弃的母亲 / 109
罗斯福	勤奋地生活 / 111
拉格洛夫	午睡 / 113
切斯纳特	巴克斯特和《强求一致》 / 117
契诃夫	生活是美好的 / 129
泰戈尔	孟加拉掠影（选五篇） / 131
霍普特曼	上学的第一天 / 137
费尔普斯	一双短袜 / 141
吉卜林	爱神的箭 / 145
罗曼·罗兰	鼠笼——童年的回忆 / 151

李科克	我们怎样过母亲节的——一个家庭成员的自述 / 157
亨利希·曼	化装舞会 / 161
	焰火与选美 / 164
德莱塞	我的梦中城市 / 169
罗素	良善的生活 / 173
	宁静 / 178
毛姆	江上歌声 / 181
切斯特顿	谈圣诞节 / 183
	再谈圣诞节 / 186
伍尔芙	莱斯利·斯蒂芬 / 189
卡夫卡	致艾莉·赫尔曼的信——谈父母
	与子女的关系 / 195
	致父亲 / 200

培根

弗朗西斯·培根（1561—1626），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、

随笔作家和詹姆士一世的大法官，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近代实验科学的创始人，

曾提出“知识就是力量”的名言。著有《论科学的价值和发展》《新工具》《随笔》等。

※ 谈父母与子女

为人父母者爱把喜乐忧惧都藏在心头，因为有些感受不能说，有些则不愿说。子女可使父母的辛劳苦中有乐，但也可使父母的不幸加深；子女会增加父母对生活的忧虑，但也会减轻他们对死亡的担忧。动物皆能生殖繁衍，代代不绝，但在身后留下声名、功德和伟业则为人之独有。世人的确可见，最伟大的功业历来都由一些无后嗣者所始创，这些人因没有后嗣再现他们的肉体，便努力实现其

精神之再现，所以无后嗣者往往最关心后世。未立业而先成家者大都溺爱孩子，他们不仅把孩子视为种族的延续，而且视为他们事业的继续，因此孩子于他们就如同创造的产物。

父母对子女的疼爱往往不甚均匀，而且有时还不甚恰当，尤其是母亲。正如所罗门曰：儿子聪明其父开颜，儿子愚笨其母赧颜。世人可见，若一户人家有众多子女，那他们当中每每是最长者受到重视，最幼者受到纵容，居中者则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忽略，然而屡屡都是这些居中者最有出息。父母在孩子的零花钱上吝啬有害无益，那会使孩子变得卑劣，学会欺诈哄瞒，甚至结交不三不四的朋友，而且待将来有钱时会挥霍无度。所以最好的经验是：父母应保持其权威无损，但莫保持其钱包不瘪。（无论是父母、教师还是家仆）成年人都爱在孩子们小时候鼓励兄弟之间竞争，这种做法往往会造成他们成年之后失和，从而破坏家庭和睦。意大利人对儿子、侄甥或其他近亲晚辈几乎不分亲疏，只要他们是本族晚辈，纵非自己亲生也一视同仁。而毋庸讳言，实际上这些晚辈也差不多是一回事，因为我们常见某个当侄甥的有时更像其叔叔、舅舅或另一位近亲长辈，而不像他自己的父亲，此乃血气使然也。当父母的应及早选定他们想让孩子从事的职业和相关学业，因孩子越小可塑性越大；同时父母不可过分注重孩子的意向，别以为孩子想做的事他们将来也会喜欢。毫无疑问，若孩子的爱好或才能超凡出众，那当然是不加阻碍为妙；不过对一般人来说，这句格言倒很恰当：选最佳的生活道路，习惯会使那条路走起来轻松愉快。兄弟中为次幼者通常都很幸运，可一旦长兄被剥夺继承权，这种幸运则难以保全甚至不复存在。

斯威夫特

乔纳森·斯威夫特（1667—1745），爱尔兰著名讽刺作家。

代表作品有《格利佛游记》《木桶故事》《布商信札》等。

※ 育婴刍议

凡从这个大城市走过或在乡间旅行的人，常常看见街头、路边、小屋门口挤满了女乞丐，后边跟着三四个、五六个小孩子，全都衣衫褴褛，哀求过路人施舍，这真是一种凄惨的景象。这些做母亲的人，不能去做工以谋求正当的生计，只得天天四处漂流，为她那些哀怜无告的婴儿讨一口饭吃；而这些婴儿长大以后，不是因为无工可做而去做贼，便是离乡背井去为躲在西班牙的冒牌国王当兵

打仗，再不然就自愿卖身远到巴巴多斯岛去。

我想，各方人士定会一致同意，这些母亲们（时常也是父亲们）怀里抱着、身上背着、脚后跟着的多得惊人的小孩子，在我国当前的可悲状况下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额外灾难。因此，若有人能够想出一个周到、省钱、简单可行的办法，使得这些小孩子也能成为国家中健壮有用的分子，大家理当对他奖赏，甚至应该把他当作民族救星，为他建立雕像。

但是，我这种意图并非为那些职业乞丐设想，其范围要广泛得多，在某种年龄以内的全体婴儿都要包括在内，因为他们的父母养活他们不起，一如那些在街头告劳的人。

说到我自己，对于这样一个重要问题，敝人业已动了多年脑筋，而且连其他献策人的种种方案也都加以细细掂量，不过，我发现他们在计算方面都有严重失误之处。确切地说，一个刚刚落地的婴儿，只要靠着母奶，没有别的什么养料也可以活上整整一个年头，其用度至多不超过两先令，即使再加上一点别的琐屑花费，也统统可以靠着母亲的合法乞讨来取得。我所要提出解决的却是那些满了一周岁的小儿。只要按照我这种办法，他们不但不会成为父母和教区的累赘，而且一辈子也不再缺吃少穿，相反，还能给数千人提供食品甚至一部分衣着。

同时，我这个方案还有另外一种莫大的好处，它可以阻止愿堕胎以及有些妇女弄死自己私生婴儿的害人行为——，这在我们同胞当中发生的次数太多了。我想，她们拿那些可怜无辜的小生命做牺牲，与其说是为了遮羞，不如说是为了省钱。这样的事，即使让那些最无人性的野蛮人听了，也不免要流下怜悯的泪水！

爱尔兰的人口一般计算为一百五十万。我估计，其中大约有二十万对能够生养；从这个数字当中，我除去有抚养子女能力者三万对——虽然，现今国家灾难深重，恐怕未必能有这么多；即便如此，仍然还有十七万对生殖者。我再除去五万，包括那些小产的、或者在一周岁之内因事故、疾病而死亡的婴儿。这么一来，穷人的年产子女就只剩下十二万了。问题在于拿什么来供养这么多小孩子——这个，我已经说过，在目前的局面下，无论什么办法也都不能解决。因为，我们既不能使唤这些小孩子做手艺、种田，也不能（我说的是乡下）叫他们去盖房、开荒。他们不到六岁，也很难依靠盗窃为生，除非某些地方小孩子特别

早熟。虽然，我也承认，在这方面的基本知识他们很早就已无师自通，不过他们那时候顶多只能算是练习生罢了。凯凡郡一位要人对我说过，即使在那么一个以精通此道名闻全国的地方，他所知道的案例中，六岁以下的也仅有那么一两起。

商人们告诉我说，十二岁以下的男孩、女孩根本不可能上市；即使到了十二岁，行市也超不过三镑，最多三镑零半克朗。这对于父母或国家都无利可图，因为光拿他们的嚼谷和破衣烂衫这么两项来说，价钱就起码四倍于此数。

准此，我谨略陈愚见，希望不至引起任何异议。

我在伦敦认识的一位深明内情的美国人对我说，一个喂养得壮壮实实的一岁小儿，无论炖、烤、烘、煮，都是一种非常可口、营养、卫生的食物。而且，我也毫不怀疑，如果把它做成炸丸子或炒肉丝，大概也同样不差。

所以，我谨将鄙见提出，以供大家斟酌：从刚才算出的十二万口小儿当中，可以挑选出两万留种，其中雄性仅占四分之一；这比起我们所留养的雄绵羊、黑牛或猪仔来，已经要算多了。我这样主张，乃因为这些小儿多半不是正式婚姻所生（我国的乡野愚民对于这一点是不大在乎的），因此，一雄四雌也就足够了。其余十万小儿养到周岁便可拿出来卖给全国的富贵人家，但要切记交代母亲在那最后一个月里给小儿喂足了奶，把他们弄得肥肥胖胖，才好上得席面。遇到招待亲友，一个小儿可做两道佳肴；如果家里平素吃饭，一条前腿或者后腿就尽够做一盘合适的菜，若能加上一点椒盐，放到第四天煮了吃，则更有风味，尤其是在冬天。

我计算过，初生小儿平均体重十二磅，只要喂养得法，经过一年就能长到二十八磅。

我承认，这种食物略嫌昂贵，因此对于地主们特别合适，因为他们既然已经把许多父母吃掉，看来也最有资格来吃他们的子女。

婴儿的肉全年均可上市，3月前后尤其是旺季。一位严肃的作家、又是法国的名医说过：鱼是促进生育的食品，所以在四旬斋九个月以后，天主教国家的产子率要比其他任何时期都高；因此，从四旬斋往后推算一年，市场上一定货源充足；而且，由于我国天主教徒的婴儿至少三倍于其他教派，这件事还兼有另一种好处，那就是可以减少我们人口中天主教徒的数目。

我业已算过，养育一个乞丐小孩（我把佃农、工人和五分之四的农夫都划进这一类），包括他们身上的破衣。一年大约花费两个先令。我相信，无论哪位绅士都不惜拿出十个先令买下一具肥壮小儿的尸体；因为，我已说过，如果他要招待稀客，或同家人共餐，这可以做成四盘滋养丰富的茶。这样一来，乡绅就懂得怎样做一个好东家，受到佃户们爱戴，而小孩的母亲净赚八先令的纯利之后，还可照常干活，直到她生产下一个小孩。

那些还想再节省一点的人（我承认，这是时势使然），可以把尸首剥了皮，皮子经过精工处理，能为贵妇人做成漂亮的手套，或给文雅绅士们做成夏天穿的凉鞋。

我们都柏林市，可适当地点设立专用的屠宰场，我相信，屠夫是不会缺少的；不过，我建议还是买活小孩现宰现做，就像烤小猪那样。

一位品德高尚、为我仰慕的名士，真正的爱国者，最近动了雅兴，也谈起这个问题，打算把我的方案加以修订。他说，近来我国许多绅士滥杀鹿群，引起鹿肉缺乏；他认为，这可用十四岁以下、十二岁以上的少年男女的肉来加以补充，因为我国各地大批男男女女正由于无活可干、无事可做而在那里挨饿。可以趁这些人一息尚存，由他们父母加以处理，或由他们近亲代劳。然而，尽管我对这位高贵的朋友、功勋卓著的爱国人士十分敬仰，对于他的高见却未便苟同；因为我那位美国朋友曾经说过，根据他自己的多次试验，少男们由于活动频繁，像我们的小学生那样，肉质一般硬而且瘦，味道不好，把他们养肥了再卖又怕亏本。说到少女呢，鄙见以为吃掉恐于社会有损，因为稍待时日她们自己就能繁殖了。而且，某些谨小慎微之徒说不定还要谴责（虽然很不公平），说这种行为几近残忍。实在话，对于任何方案，如果手段残忍，我也向来强烈反对，不管那动机是多么良好。

不过，我还是要为我那位朋友辩护一句，因为他倒是说过，他之所以想出这么一种权宜之计，是受了那个出了名的台湾岛人萨曼纳扎的启发。约当二十年前，那个人从他本土来到伦敦，在交谈中对我那朋友说，在他本国，如有青年人被处死刑，刽子手就把犯人尸体当作一种珍馐美味卖给王公贵人；还说，当时有一个十五岁少女因为图谋毒死皇帝而被磔刑，那肥胖的身体挂在刑架上，肉被一

片一片割下来，卖给万岁爷的宰相和其他宫廷大员，一共卖了四百克朗。我实话实说，我们都城里有不少胖姑娘，自己一个钱也没有，可是一出门就得坐轿子，穿着并非自己挣钱买来的进口华丽衣裳，在剧院和交际场所进进出出，要是把她们也照那样利用一下子，对于国家大概不会有什么损失。

有些意气消沉的人非常担心那许多穷苦的老弱病残者，要求我动动脑筋想个什么办法来减轻国家的这一项沉重负担。但我丝毫不必为这件事操心，因为，众所周知，他们这些人由于寒冷、饥荒、污秽、害虫，天天都在死亡、烂掉，正像我们所料想的那样快。至于那些青年劳工，他们的当前处境也差不多同样大有希望。他们找不到工作，由于缺乏营养而日渐憔悴，即使偶尔被人雇去做工，也没有力气干活；因此，国家和他们本人也就非常圆满地摆脱了未来的灾难。

话扯得远了，我现在回到正题。我认为，我所提出的这个建议好处很明显，很多，而且事关重大。

第一，我已经说过，这个方案能大大减少天主教徒的人数。他们在我国到处蔓延，成为本民族的主要生殖者，也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。他们趁许多善良新教徒出走之机，自己留在国内，图谋把国家送给那个冒牌国王；那些新教徒则不愿待在本国，违背良心向副牧师交纳什一税，只好出国他走。

第二，那些穷苦佃户也因此有了一点属于自己的值钱东西，依法还可以没收，以抵押应该交给地主的一部分田租，因为他们的谷物和耕牛早被夺走了，更不知道钱是什么样子。

第三，十万个两岁以上小儿的养育费，每人每年非十先令不办，因此，国库每年就可增加五万镑的收入；这还不算摆到全国有口福的富家绅士餐桌上的那一道新鲜菜肴；而赚来的钱仍可在我们自己当中流通，因为这种货物完全是本国自产自造。

第四，常年的生育者，在卖掉子女之后，除了每年八先令的收益，小儿一周岁后的一切养育费也一并免掉了。

第五，这种食品还能给酒馆招徕大批顾客。酒馆主人一定会细心访求烹制妙方，以吸引那些讲究美食的风雅绅士川流不息地到酒馆里来；而手艺高明的厨师既懂得如何投客人之所好，又要想尽法子把这道菜做得越贵重越好。

第六，这将大大推动人们结婚。本来，对于这件事，凡是贤明的政府不是用奖赏来鼓励，就是拿法律和刑罚来强迫的。做母亲的对她们的子女也会因此特别加以关心和爱护，因为她们知道社会上对于这样的小宝宝已经作好了某种安排，她们自己每年无须花钱，还有赚头。这样，我们就会看到，在已婚妇女之间将会出现一种正当的竞赛活动，看哪一个能为市场提供最肥的小儿。男人们在妻子怀孕期间也会对她们格外爱惜，正如他们现在爱惜那怀驹的母马、怀犊的母牛或者就下仔的母猪，而不对她们拳打脚踢（这本来是家常便饭），因为怕她们小产。

此外，还有很多好处可以列举出来。譬如说，能为我国出口桶装牛肉增加几千头牛，有利于猪肉推销，以及提高咸肉的加工技术，等等。咸肉本为我们餐桌上必不可少之物，近来却因生猪大量死亡而变得奇缺；但要论起风味和豪华来，它断断比不上养得肥壮的小儿，整只烤了摆在市长的酒席或者其他公共宴会上，那才真显出走十足的派头。然而，凡此种种，为了行文简洁，我都略过不提了。

假定在这个城里有一千户人家是小儿肉的常年主顾，再加上为了庆祝婚礼和命名日而欢宴时的零买，计算起来都柏林一地每年可销去将近两万具尸体，剩下八万具（售价或许要略予降低）则可运销到全国各地。

对于我这个建议，我想别人不至于提出什么反对意见，除非有人要说全国人口定会因此大为减少。这一点我坦白承认，而且它也正是我把这一方案公之于众的主要目的所在。我还要请读者明鉴，这套济世方略是专为爱尔兰这个国家而制订，并不适用于过去、现在、以致将来世界上其任何国家。所以，别人就不必再向我提别的什么办法，例如，对于国外居住者的收入每镑课以五先令的税金；对于非本国产制的衣物、家具一律不用；抵制一切容助长外国奢靡之风的材料和器件；对于妇女的傲慢、虚荣、懒惰、赌博加以纠正，以杜绝浪费；提倡一种俭约、谨慎、节制之风；学习热爱祖国——在这方面，我们甚至还比不上拉普兰人和托品南布的土著；停止敌对、派别活动，不要像犹太人那样，国破家亡关头还在自相残杀；要稍稍留神，不要把祖国和自己的良心白白出卖给人；教育地主们对佃户至少发那么一点善心；最后，要在我国商人们当中灌输一种诚实、勤勉、干练的精神；现在只要刚一做出购买国货的决定，他们就立刻串通一气，在价格、分量、货色方面对大家进行欺骗和勒索，无论怎样经常对他们加以劝说，他

们总不肯公平交易，信诚无欺。

因此，我在此重申，别人不必向我再提以上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的办法，除非他们能看到一线希望的光芒，真有什么热心人要把它们付诸实现。

至于我自己，多年以来虽然提过不少空洞、迂阔、不切实际的意见，但是毫无成功之望，早已心灰意冷，幸亏最后才想出这么一个方案，它不落陈套，切实可行，既不花钱，又不费事，可以完全由我们自己做主，也不会得罪英国。因为，这一类商品无法输出，小儿肉质太嫩，禁不起在盐里久放；虽然，我能指出一个国家，它不要盐也可以高高兴兴吃掉我们的整个民族。

说到底，我并不刚愎自用，对于时贤高见一概排斥，只要有人能提出同样纯正、省钱、简便易行、效果显著的建议。但是，在没有人能够针对鄙人方案提出那种建议，并且拿出更好的方案之前，我恳求其他献策人对于以下两点惠允过细考虑。第一，目前就有十万个无用的小儿，张嘴要吃，光背要穿，怎样支为他们找到衣食？第二，现在全国各地的职业乞丐，连同那些实际上也等同乞丐的多数农夫、村民、工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，加起来整整一百万之多；这一百万徒具人类模样的动物，仅仅为了维持生存就得陷入两百万英镑的债务。这恳求那些反对我的建议并且胆敢提出反驳的政治家们，请他们先去问一问那些人的父母，看看他们是否觉得如果自己早在一周岁时，就照我说的办法被卖作食料，倒真是一种莫大的幸福，可以免除他们一生所经历过的那种漫长的苦难，包括：受地主压迫，无钱无业，交不起租子，生活上又缺社会补助，既无房屋，又无衣裳可以遮风避雨，以及他们子孙后代将要不可避免永远陷入类似或更为悲惨的境地。

我恳切声明，本人倡导此项急需事业，除为促进贸易、抚育幼儿、救苦济贫、娱乐富户而竭尽全力，且为国家造福之外，别无他图；我个人是一丝也得不到的。我的子女中最小的一个已经九岁，所以不能拿出去赚钱；我的老伴儿呢，生育期也早过去了。

※ 《婢仆须知》总则

主人或太太指名叫一个仆人的时候，要是那个仆人不在跟前，他们谁也别去答茬儿，因为那么一来你的苦活儿就没完没了；而且主人自己也说过，对仆人只要叫谁谁来就行了。

要是你办了一件错事，切记你嘴头要硬、态度要横，还要做出你自己倒是受了委屈的样子；这么一来，你的主人或太太就泄了劲儿了。

如果你看出你的主人受到你的哪位同伙仆人欺骗了，千万要守口如瓶，否则人家就要说你搬弄是非；但是个人要是主人的心腹，他本来就理当受到全家上下仇恨，那么，在精心算计之后，你们不妨把一切错事都推到这位宠仆的头上。

厨子，司酒的，马夫，采购，以及每个与家庭费用有干系的仆人，出手要大方得仿佛他主人的家产应该全都花在他那一项用度上似的。譬如说，如果厨子计算出他主人的家产是年收入一千镑，他就可以合情合理地判断每年一千镑用来买肉足够了，因此也就无须俭省；司酒的也做出同样判断，马夫和车夫也可如此，这么一来，每项开支都得到了满足，也给你们的主人增了光。

如果你在客人面前受到责怪——既然你对主人或太太毕恭毕敬，他们这么做自然是不礼貌的——常常会有某位心地善良的客人出面为你说句好话；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大有权利证明自己有理，而且可以公正地下个结论：以后无论什么时候、在任何其他场合下，只要他责骂你，都是你的错；而且，这件事例你只要按照自己的心意向你的同伙仆人详细叙述，你的这种看法还会更坚定，他也一定会支持你；因此，正像我方才说的，无论什么时候受到责怪，你尽管诉苦，仿佛你自己受了委屈。

仆人被派出去送信，送完了信，常常还会在外面耽搁很久，两点，四点，六点，八点，或者差不多这么长的时候，因为世上的诱惑确实很大，血肉之躯是总是抵抗不了的。等你回去，主人大发雷霆，太太也责骂，什么剥掉衣服呀、拿棍

子打呀、赶走呀，这一类的话都说出来了。对于这个，你应该准备好一套借口，以便在各种情况下使用。譬如说，你的舅舅今天早上跑了八十英里到城里来，专门为了看你，明天天一亮就要走了；一个仆人兄弟，借过你一笔钱，现在丢了差事，明天就要跑到爱尔兰去了；你去跟一个同伙仆人告别，他要上船往巴巴多斯去；你父亲交给你一头母牛去卖，直到晚上九点你还找不到贩子；你去跟一个表兄弟告别，他下星期六就要上绞架了；你碰上一块石头，脚脖子扭伤了，疼得你在一家铺子里待了三个钟头才能挪动一步；不知谁从阁楼的窗口把肮脏东西扔到你的身上，你只得把衣服弄干净，等身上没有了气味，才好意思回家；你被拉去当兵，带到治安法官面前，等了三个钟头，他才盘问你，你费了好多麻烦才得脱身；一个法警错把你当作债户抓起来，在欠债拘留所整整关了一个晚上；你听说你的主人上酒店去，碰上了什么倒霉事，所以你非常难过，就到球场街和法庭街之间的一百家酒店去打听你家老爷的下落。

你要站到商人们一边去对付你的主人，如果派你去买什么东西，千万不要压低价钱，而要慷慨大方地照价全数付给。这很能给你的主人挣面子，而且也会有几个先令落进你的腰包；你要想想，即使你的主人花费得太多了，他总比那个可怜的商人更赔得起这笔损失。

除了把你雇来专门做的那件事，对任何别的事情一点儿都不要做。譬如说，马夫喝醉了或是不在家，司酒的被命令去关马厩的门，现成的答复是：“回老爷的话，我不懂马匹方面的事情。”如果挂幔的一角缺少一个钉子把它钉牢，跟班的被指定去把它钉起来，他就可以说不懂那一行，老爷最好去请装修工。

主人和太太总爱抱怨仆人们走出房间时不关门；但是主人和太太从来也不肯想一想：那些门开了才能关，又开又关就得费两遍力气，所以，最好、最简便、最不费力气的方法就是既不必关也不必开。要是你们常常被缠着非关门不可，你们就在走出去时把门弄得“砰”的一声，使整个房间摇摇晃晃，使每件家具咯咯吱吱地响，好给你们的主人和太太提醒，知道你们遵守了他们的指示。

如果你看出来自己渐渐得到了主人和太太的好感，可以找个机会用非常温和的方式向他们提出辞工声明；他们要问为什么，并且表示不愿意把你辞退，你就回答说，你比任何人都更愿意待在他们家里，但是一个可怜的仆人想力图改善一